

农村小剧本

八个蛋一斤

任雨霖 编剧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独 幕 話 剧

八 个 蛋 一 斤

任 雨 霖 編 剧



农 村 讀 物 出 版 社

一 九 六 四 年 · 北 京

八个蛋一斤（独幕话剧）

任雨霖編劇

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（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）
（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113号）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960毫米 $\frac{1}{32}$ ·印张 $\frac{3}{4}$ ·字数11,000

1964年11月第1版·196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·印数00,001—70,000

统一书号：T10168·68

定价：（四）六分

人物：叶大嫖——五十五岁。

叶大光——二十五岁，叶大嫖的儿子，生产队长。

菊英——二十岁，大光的妻子，副业组长。

夏吵吵——三十五岁，女社员。

小丘——十五岁，社员。

时间：秋播秋种季节里，一个晴朗的早晨。

地点：江苏农村。

布景：叶大光家，一间半新的茅屋中，整洁而明亮，这是堂屋。左墙门内是大嫖的住房；右墙门内是菊英和大光的住房。

幕启：钟声在响，有人在催社员快吃饭，下田，并有人叫：“叶大嫖！叶大嫖！”叶大嫖端着麦种自内跑出答应，外边人声又催，“大嫖，你快逃呀！等着要麦种呢！”

叶大嫖：误不了事，吃过中饭准有！

〔大嫖回身，鸡叫。〕

叶大嫖：吵什么？关得不耐烦了吧？谁愿关你呢，还不是你自己不争气，一放出来就下大田吃麦种。庄稼的种子，容得你去糟蹋呀？不行，统统得关起来！又不是光你一个，这庄上哪一家不一样呀！**鸡叫！**（**台下选种**）哎呀！今

天是九月初九重阳节呀！重阳节关鸡不生蛋，今儿就放它一天吧。“小疙瘩”，可别下大田去吃庄稼，给我点面子啊！

〔夏吵吵声：“叶大婶，你的‘小疙瘩’今天‘解放’啦？”

叶大婶：誰？她夏家大嫂！今天不是重阳节嗎？
重阳节关鸡不生蛋呀！

夏吵吵：（端着飯碗上）哦……我倒忘了！大婶，你这只鸡养的挺好哇！

叶大婶：哎哟，她夏家大嫂，哪有你那只长得快！
你那只“小紅脸”儿，身上的毛都发亮了。

夏吵吵：（得意地）嗯！我那鸡腿勤、嘴勤，会找食吃。鸡怕关，狗怕拦，你那只鸡成天关着，都快成了呆子了。

叶大婶：我瞅着你那只鸡定归能下蛋！

夏吵吵：打三月开张到今天，一天一个。

叶大婶：蛋大吧？

夏吵吵：（比划着）八个一斤哪！

叶大婶：养鸡学问可大啦！我早就說了，你該成了咱們队上的养鸡能手了。

夏吵吵：（不悅）算了，別提我了！我算老几？

叶大婶：（見狀忙收住話題）夏家嫂子，你是大忙人，功夫值錢，大清早，沒事儿你是不会上我家門的……

夏吵吵：我这个人就是心里攔不住事儿……。你是个明白人，你說說，凭啥选小胜他媽当养鸡能手？又編快板又广播！

叶大孀：我还得說句实話，小胜家养的鸡，一不下大田，二不禍害社員自留地的庄稼，这两条，大伙就得向她学。

夏吵吵：噯唷，看你說得倒象真的！她大孀，哪家的鸡不钻园子、不下田？

叶大孀：那是前两年的事，老皇历不頂用了。（好心好意地）她大嫂哇，你那只“小紅脸”好是好，可有人在大光面前反映它老下田吃庄稼啊！眼下又說它下田扒麦种啦！

夏吵吵：（站起来，一把麦种往簸箕里一撒）是哪个嚼舌根的？我的鸡下的蛋多、蛋大，八个一斤，他們就眼馋啦！

叶大孀：反映的人可多啦！

夏吵吵：哼！我走得正，坐得正，不怕狗败兴！……可它下田是逮虫子吃的；再說，掉在地上的麦子，兴掉就不兴拾嗎？

叶大孀：咱娘俩亲近，才跟你說說。庄稼人全靠大田养活，鸡下田扒麦种吃，大伙自然不高兴！

夏吵吵：（朝窗外，跺脚）哪个不高兴？叫他伸着脖子在我面前說。背后議論人不是好东西，叫

他烂舌头！

叶大嬷：你性子暴，人家不敢对你直說。

夏吵吵：我性子暴吃了几个人？我不是狼也不是虎！明明他們欺我男的老实，給我小鞋穿！

叶大嬷：（不想跟她爭論）沒有就罢了，犯不着上这么大的火嘛！

〔夏吵吵无言答对，端着飯碗走下。〕

叶大嬷：（送夏吵吵出，回身发现“小疙瘩”不見了，吃惊）噢！我的“小疙瘩”呐？（唤鸡）嘍嘍嘍，嘍嘍嘍……（急得团团轉）哎呀，別跑出去了吧？（向窗外）小喜姑娘！

〔外边小女孩声：“喂！”〕

叶大嬷：外头有沒有我那“小疙瘩”啊？

〔外边小女孩声：“沒有哇！”〕

叶大嬷：唉！准是溜到大田里去了！

〔台后菊英声：“小胜，那麦田里头，是不是有只鸡在扒麦种？快撵一撵去！”小男孩声：“那是你家的鸡，是‘小疙瘩’嘛！”〕

叶大嬷：（向外）我把它喂跑了，它还下大田干什么？

〔台后菊英声：“我們家的？象話嘛！小胜，你跑过去，替我把它撵出来，快！”小男孩声：“好，等我找根棍子拿着。”〕

叶大嬷：（听到外边赶鸡，忙打着眼罩向外望，焦急地）

这野貨，到底下大田去了。这下子可不得了啦！(向外喊)菊英，菊英！你慢慢地赶，这会儿它身上有蛋。

〔外边菊英声：“娘！这我知道。可麦种更要紧哇！咱得赶快把它撵出来！”〕

叶大嫱：(自慰地)还好，我找的早，吃不了多少麦种。(着急)唉！可不能叫夏家大嫂知道这事，她晓得了，又要吵吵啦！

〔菊英抱着一只白色“来克亨”鸡进来。〕

菊英：娘，你看，“小疙瘩”真下大田去了！这怎么行呢！

叶大嫱：(自觉有責，内疚地)唉，俺真是沒有想到……

菊英：要是把它关严一点，它就不会溜掉啦！

叶大嫱：你說，也就是吃半頓飯的功夫嘛……唉，誰知道……

菊英：你不放它出来，它就溜不掉了。

叶大嫱：这样吧，今晚上开会，我自个檢討，叫大伙批評我。

菊英：(心里难过)娘，要檢討我和大光是干部，該我倆去檢討。

叶大嫱：你們夫妻倆都是管的外头事儿，家里的事儿是我挑担子，出了漏子應該我去頂。

菊英：娘，以后可真得要留心啊！快給我根繩

子，我把它再拴起来。

叶大孀：拴紧一点。（从墙上取一绳头给菊英）

菊英：（把鸡腿拴好后，扔它在地上）再拴你些日子，看你还敢不敢性子野了！

叶大孀：你轻一点！是不是拴的太紧了？（忙伸手抱起鸡端详）唉！菊英，这不是我的鸡呀，“小疙瘩”没有这么重！

菊英：啊！不是咱家的是谁家的？

叶大孀：（再仔细端详，一惊）哟！不得了啦！这是夏大嫂家的“小红脸”嘛！可不得了啦！你怎么惹这个祸？

菊英：又是她家！

叶大孀：快点松绑！快点松绑！放了它！

菊英：娘，夏吵吵也得守章程呀！她犯了章程，就是她的不对，就得检讨。

叶大孀：啊！要她检讨？那日头要从西边出了！

菊英：（为难地）娘！我不能放！放了以后再有这样的事，可怎么办哪？

叶大孀：菊英，你放了吧！老实人走到天边也不吃亏。

菊英：（急躁地）哎呀！娘……你真是……

叶大孀：菊英，听娘一句话，把鸡悄悄地放了，就没事了。

菊英：您用不着怕，我们副业组订的章程，她也

举了手。

叶大孀：举手有啥难的，可是……

菊英：可是她也得讲理呀！

叶大孀：她的理是另一路，咱不得罪她。大光是队长，你是组长，我又这么大年纪，何苦跟她个生娃带孩子的娘儿们，闹得左邻右舍不安稳。就算有理，大伙也说咱不义气，是不是？

菊英：娘，我这是为了集体嘛！你看她天天偷偷地把鸡放到大田里，去吃白食，大家要都象她那样，自己是得到好处了，可队里的庄稼就遭殃了。今天我非批评批评她，看她有什么话说。

叶大孀：（向窗外探望）不得了！看，夏吵吵来了！（又望）看她急的，鞋子都跑掉了一只。菊英，你快躲躲。

叶大孀：（向外望）哎呀！菊英……你怎么这么犟啊！为这鸡毛蒜皮……

菊英：娘，她的鸡吃队上的庄稼，扒大田的麦种，这不是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呀！

叶大孀：（低语）你别忘了啦，咱们的“小疙瘩”还没找着哩！

菊英：啊！……

叶大孀：要是咱家的“小疙瘩”也溜到大田里……这话可怎么说？

菊 英：对人家对我们自己都一样对待！（着急）

“小疙瘩”要赶紧找回来，别让它下了大田！

叶大孀：下没下田也说不准……（忽然看到）哎呀！

她来了！可不能叫夏吵吵抓住小辫子，等一下我抽个空儿去找“小疙瘩”。（提起地下的鸡）

菊英，夏吵吵这鸡腿上的绳子……

菊 英：（毫不犹豫）不能解！鸡就放在这儿。（坚决地）咱们错了咱们认错！

叶大孀：（叹气）唉！（轻轻地又把鸡放下）你非要……

〔台后，夏吵吵声：“毛主席领导的天下，还兴偷鸡摸狗！”群众声：“谁用棍子捅了马蜂窝了？哈哈！”夏吵吵声：“呸！闭上你的嘴吧！”某社员声：“谁给你的权力兴骂人？”夏吵吵声：“有人敢偷鸡，我就敢骂人！”〕

菊 英：娘，你快进屋去，我来和她谈。

叶大孀：你可得和气点，让着点。唉！这场灾……

（欲下）

〔夏吵吵闖上。〕

夏吵吵：（跺脚）别走，你个老菩萨！我问你，凭什么逮我的鸡？

叶大孀：她大嫂，火伤肝，气伤肺，啥事把你惹得这种神气？

夏吵吵：（指地上的鸡）“小红脸”怎么到了你的家？！

菊 英：（对夏）你别冲我娘凶，鸡是我逮的！

夏吵吵：（质問）我的鸡犯了哪条規、哪条法？

菊 英：（也来气了）就犯了吃大田庄稼的規，扒大田麦种的法！就凭这一条，我就要逮，就要拴！

夏吵吵：哼！我的鸡扒大田麦种？誰瞧見了？吃了多少？一斤还是一两？你說！

叶大嬌：她夏大嫂，人家亲眼看見的。吃就吃了，以后管着点就是了。大家都省几句吧。

夏吵吵：噢！你个老菩薩，你叫我屈打成招哇！誰瞧見我的鸡扒麦种？沒有見證就不行！

菊 英：我瞧見了，还有小胜、小平子都看見了。見不着就逮来啦？

夏吵吵：小胜？！都是穿一条褲子的好东西！

叶大嬌：夏媳妇，別吵啦，咱两家子的事儿好商量。

菊 英：娘！大田是社員的，麦子是社員的，这不是两家子的事。公事公办！

夏吵吵：（跺脚）你別拿大伙吓我！我不怕！

菊 英：夏吵吵！有理你就摆出来嘛，你少在我面前瞎吵吵。

夏吵吵：亏你才当个副业組长，豆儿大小的官，就抖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！要是当个队长，我們就不用活了！

菊 英：只顾自己，不顾集体，我就是要管。你的

鸡下田不止这一次了！我问你：你家的鸡喂过几把米？

夏吵吵：（語塞）喂了几把？（岔开）人家当干部的都没有说我个不是，你算老几？

叶大嬷：少說几句吧，都是邻居阿，低头不見抬头見。

菊英：娘，你別再跟她說了。自己錯，还不认賬，她不讲理，我偏要讲理！

夏吵吵：它是不懂事的畜牲，它脚上有爪子，我管不住它，你来管。

菊英：好，你不管，我給你管。

夏吵吵：我这“小紅脸”可是頂胆小的，长了这么大，我从来沒惊着它。今天你又是抓，又是綁，它下不了蛋，你要兜着走！（抱起地下的鸡摸了一摸，大声叫喚）哟！今朝我开鸡窝还摸过，“小紅脸”身上帶着蛋，这一剎功夫就沒了！（对菊英）你还装正經！（学菊英口气）“大田是大伙的，麦子是大伙的……”哼！你這算哪号子大公无私主义？抓了我的鸡，还挖了我的鸡蛋……

菊英：夏吵吵，你住嘴！

夏吵吵：（跺脚）我住嘴？瞎了眼了！我這一下可把你这个組长看在眼里、記在心上了！我的鸡下的蛋八个一斤，你見蛋大就眼馋了，是

吧？

叶大嫖：天地良心，我给她作证，菊英压根儿就没拿个鸡蛋回来。夏媳妇，到我家里查查看。

夏吵吵：我不看，我没有那么小气，一个蛋我还舍得出。队长用着补养身子，一句话，我送十只二十只来也不在话下。逮我的鸡当引子可说不过去！

菊英：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叫门！
(气极)夏吵吵！你存心赖皮？

叶大嫖：良心安的正不正，有理没理，自个儿心里头明白就行了。

[窗外一女孩声：“叶大嫖！你家的‘小疙瘩’在那边大田里蹲着扒麦种吃哩！”]

叶大嫖：啊？！

菊英：(同时)啊？！在哪儿？

[窗外一女孩声：“在靠河边那块田里。”]

叶大嫖：唉！(颓然地)这个该死的“小疙瘩”，跑的真不近！

菊英：小喜子，你怎么不把它撵回来？

夏吵吵：别死要面子啦！抓人家的鸡，放自家的鸡，你们仗着是干部家属，嘴大啊！(欲下)慢着，我的鸡扒了队里的麦种，你愿打就打，愿绑就绑，我没二话；可大组长，你们家的鸡扒了大田的麦种，该怎么处理？

菊 英：（理直气壮）听大伙处治。

夏吵吵：（向外）好！大家听见了吧？千锤打锣，一锣定音，就图你这股子爽快劲。我夏玉嬌不能忘恩负义啊，我得报答报答你们。让我去把你家的鸡请回来！（下）

菊 英：娘，她愿意去就让她去！我们错了，我们检讨。（见大婶气极，安慰）你别生气了，（扶大婶至凳子前）娘，你坐会儿，往后我们把鸡管严一点儿就是了。

叶大婶：（无力地坐在凳子上，垂头丧气地）我说大家都少说几句，少说几句，你只当耳边风！我说话你嫌烦，干吗你跟夏玉嬌就不能少说几句？你早少说几句，放了她的鸡，不就没有这罗里叭索的事儿了。

菊 英：反正咱们以后照大伙立的章程办事就行了。

叶大光：（上）娘。

叶大婶：唉！大光啊……

菊 英：这半天你上哪去了？

叶大光：刚才我跟副队长合计了一下，咱们队今年的副业生产，虽说比去年大大增加了，社员也挺高兴，可是养鸡这一项的数量……

菊 英：数量要再多，就把大田的庄稼吃光了！

叶大光：咱们队条件并不差，你算算有多少养鸡

的好手？娘、小胜他媽、夏大嫂……

叶大孀：我可不敢戴这高帽子。

叶大光：眼下秋种快結束了，你們副业組得抓紧時間开个会，规划规划，再琢磨几条办法出来。

叶大孀：再养多了，更不得了啦！就养这么几只，我就闖了禍了！

菊 英：娘，你……

叶大孀：我的鸡到队上的大田扒麦种吃，还不是闖禍？大光啊，你說怎么办吧？

叶大光：（心平气和地）誰的鸡犯了大伙訂的章程，也得处理，也得接受教訓。把鸡放进大田吃庄稼扒种子，对集体是大不利，对自己也不利。（从布兜里掏出个蛋来）你們看，我拾了个鸡蛋，这蛋可真不小！

叶大孀：（不想看）給我扔出去！“小疙瘩”我不养了。別图它个蛋吃，反搭上我这条老命！这蛋扔了喂狗！

菊 英：娘，大光！我們团支部的決議，你們到底支持不支持？

叶大光：哪个決議？

菊 英：就是协助队里管好鸡子不下大田啊！

叶大光：（坚决地）支持，当然支持。前天我們专门开了会，不是你也参加了嗎？可是，团支部的

決議並沒有要你們用逮鸡、拴鸡的办法来保证呵！

菊 英：不逮不拴，鸡会象人一样懂事？

叶大光：你这話有理。可是，你为什么就沒想到人呢？

菊 英：我就是得給夏吵吵点厉害看看。

叶大光：厉害不能当理用，有理不在嗓門高。

菊 英：（內疚地）我的态度是不好，我承认。可是夏吵吵把集体利益放在眼里？損了大田的庄稼，肥了她的鸡，这就对嗎？

叶大光：我啥时說过鸡下大田糟蹋庄稼是对的啦？你以为逮住她的鸡，就能把这种自私自利的思想逮住了？你以为拴住鸡腿，就能把她損人利己的思想拴住了？

菊 英：（理直气壮）我不能眼看着集体受損失！

叶大光：可是，明摆着你的方式方法有問題。

菊 英：我的方法不好，（学大光口气）“耐心教育，耐心說服……”她听你这一套哇！（稍停）我非要碰碰夏吵吵，非要扭扭她的性子不可！

〔夏吵吵上，躲入門边，神情紧张，側耳倾听。〕

叶大光：（严肃地）我看先要扭扭你自己的性子才行哩！菊英，你对夏大嫂了解得并不透彻。她比咱年岁大，在旧社会呆的时间长，不象咱們，接受党的教育比她多；再說，她在生产上